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五 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陶鳴珂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宋高宗紹興十二年廣西漕臣胡庭直上言邕州之左江永年太平等砦在祖宗時以其與交阯鄰壤實南邊藩籬重地故置州縣籍其丁壯以備一旦之用規模宏遠矣比年邊民率通交阯以其地所産鹽雜官鹽貨之

及減易馬鹽以易銀忽而不防恐生邊釁所宜禁戢

高宗時馮當可上劄子曰臣竊聞敵使往來講修和好即其往事何足信憑此必緣廢偽齊人心未固深恐陛下乘其機會則殄滅有期知奉迎梓宫在陛下之心至切至痛以是為辭延引歲月待其撫循既定狡計既立然後率其卒徒送死遠來陛下可不逆照其情深為之備臣竊見江前備禦尚或闊疎自建康以屬海臣非親見不敢妄陳自西蜀以至江東臣請論之吴玠一軍在

梁洋之間凡五千餘里至鄂州始有岳飛又三千餘里至建康始有張浚陛下雖以玠為屏幛然東南形勝實有長江今岳飛屯鄂渚實欲兼備江池襄陽有警比岳飛得聞往返三千里束裝辦嚴非一月不至襄陽而敵兵近在京師輕軍疾馳不數日遂涉江漢萬一舉偏師向江池連綴岳飛而以大軍向襄陽中斷吳蜀當是時吳玠不能離梁洋而下岳飛不能捨江池而上敵兵盤泊荆南可以指顧上流震驚吳會或徑趨潭鼎橫涉饒

信可以直乘空虛擾我心腹備禦如此似亦踈矣臣愚頠陛下先事制勝選知兵大臣分重兵以鎮荆襄使倉卒有警荆襄併力足當一面岳飛得專於江池間若兵有統属不可遽分亦宜嚴戒岳飛及兹無事預思方畧審度事宜重益荆襄之戍

直龍圖閣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曰臣伏覩建康古號帝都非獨取其形勢之勝而已蓋大江天險可以限隔敵騎戰不足而守有餘也自六朝以來歷年數百雖元

魏北齊之強竊據中原橫行天下而不能加兵窺境者豈其力不足哉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紀陟使魏晉文王問吴之戍備道里甚遠難為堅固陟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不過數處耳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亦以天時不如地利今濁河長淮已入敵境所恃者獨大江耳若又不守專主避敵之謀可謂無策矣陛下駐蹕會稽江浙

今為根本之地進足以戰退可以守者莫如建康臣不敢遠及上流姑以耳目所經江南所當守者言之自建康至姑熟凡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碙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口其下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碕岸斗絶水勢湍悍難施舟楫為今之計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分命將吏使各總地分調發傍近鄉夫使州縣各自部轄併力守禦多埋鹿角廣置砲架遇有警急強弓勁弩矢石俱發

出奇以撓其議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筭矣如此事勢尚有可圖者臣愚伏望聖慈更下臣章付三省密院大臣參稽衆議或以為可行乞精選大使那移將兵就建康屯駐據險守要衛護王室經畧淮楚庶幾緩急之際不至仰貽君父之憂人心固而士氣振矣實天下幸甚

李彌遜乞募土人守禦劄子曰臣契勘自淮以南與偽境相接地分守之即多事棄之即資敵當緩為計以圖

之訪問諸將下各有逐處土人願為朝廷招集鄉民耕種田畝置立堡寨以守一方如劉綱孫暉之類者甚多若因所欲更加選擇可委之人其上使之守州其次使守縣鎮不必須保故地但使自擇要害可守之所處之仍委逐地分將帥時出輕騎巡掠境上以為衛護萬一寇至則避寇退復保其所事初朝廷量行應副稍加就緒即使自給漸次措置人兵別無大段費用目前雖未見其利數年之後增一藩籬之固為利非輕伏乞聖慈

更加詳酌可否施行

監察御史鄭剛中論邊郡上奏曰臣竊謂張官置吏皆以為民而治外之官尤重於郡守丞流宣化莫先於太守而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甚矣邊郡之欲得人臣請為陛下詳言之也在内諸郡簿書獄訟户口農桑財賦盜賊是數者有一不治皆足以為害然患小勢緩而所係猶輕至於邊郡則維持控扼與國勢常相關撫綏不至則生齒凋而力孤備禦不嚴則釁隙開而虜入廵徼

不謹則姦偽容而謀泄闤市不修則物貨艱而錢陷朝廷非可謾委以付人得一人亦非可輕以更易也三國魏據中原自廣陵壽春沔口之屬皆其東邉也而吳亦以所抵為隣南安祈山陳倉之屬皆其西邉也而蜀亦以所抵為隣大率曩之為魏者今多在北敵曩之為吳蜀者今皆在朝廷如楚泗通泰以至滁濠江鄂接連襄鄧關陝之地為今邉郡者大畧不過二三十郡委以與人誠不可忽臣願陛下詔大臣詳閱吏瑣將諸處見任

及已除未到之人精加審察訪求材術之士畧其細行但平時績效著聞實可任用者精選二十餘輩布之邉郡使其講究利源招徠士卒種殖收養蕃息疲瘵分委既定時遣朝廷官吏按行省察取其無狀者復更易之俟其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秩賜金之事可行也朝廷亦何惜數闕必欲以資任終更亦何輕數郡但欲作尋常委付耶昔韓延壽善為郡所在置正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輙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又鼂錯為文帝陳守

邉備塞之説甚詳大要欲使著業安居家室田作為久遠之計所用之吏存卹老弱善遇壯士和輯其心而無侵刻之苦由是觀之陛下用以守邉者宜加審擇既得其人宜加久任無可疑者或謂臣曰朝廷和議既成之後故地可還今日所謂鄰邉者却為内郡勢若可緩此大無理也人君立國惟在因時本無定勢借使故地果因通和而還則要當以江淮為根本所謂故地者却是新民根本殖立於内護之當益工新民屏蔽於外倚之

當以漸更須數年經理力彊勢重始可望其通一所謂江淮者在今日尤當愛重也故臣切切以邉郡守臣為言望陛下與二三大臣留意選擇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殿中侍御史張守論守禦劄子曰臣伏見陛下上念宗社之重遠懐二聖母后思還京都形之詔音中外感悅然而西京未静粮餽未充千乘萬騎難遽啟行而防秋之期纔一兩月秋高馬肥長驅深入其控扼之地其守禦之方所當聚兵所當積粟盖非一途雖廟謨密議未

易測知而臣區區之私憂不能自已日夜念慮敢復貢其狂瞽之說臣聞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況金人乘勝勢熖尚熾有必來必攻之理則為備可少緩乎臣竊謂其來犯淮甸凡有四路其一中路自西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濵趨京東由淮陽軍絶淮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

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陽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潁昌蔡州順昌府廬滁真州而來則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滁真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潁昌唐州至于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絕襄江而至荊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潁昌蔡光州而至黃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荊南江之北則漢陽黃蘄和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

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為可禦東路則青州據穆陵關楚州據淮陰為可禦西路則廬壽為可禦上流則襄陽荆南蘄黄為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然當今之勢欲控扼守禦則無人欲聚兵積粟則無財仰給漕計而漕計不足横取民力而民力已困然亦豈以此而坐待其至邪伏望陛下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倅帥臣銓擇能否易其尤

不才者然後於要害之郡各賜緡錢視大小為等差責之募戰士責之儲芻粟責之繕甲兵使明斥候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陛下親降手詔委曲鐫諭許以便宜使之夙夜盡力扞蔽効死而不辭如俟緩急臨時指揮決難辦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伏願陛下思惜寸陰之義而早圖之天下幸甚

守再論守禦劄子曰臣恭惟陛下時巡四方駐蹕淮甸還闕之意屢形詔旨然而鞏洛未清粮儲未廣兵力未

强國勢未振雖遣馬㣿應援河北竊恐烏合之衆未能必其有功雖遣信使相繼祈請竊恐强敵之心未能必其退聽臣昨論奏四路防秋擇其險阨以脩守禦然猶恐兵民之心望風畏怯亦未必其能截然堅守以為扞蔽也又况揚州四達之衝城不若京都之髙厚池不若京都之深廣旁無髙山大河之阻近無强藩重鎮之援而六宫在行百司扈蹕以至府庫倉廩輜重甚多動静之間利害相絶設或一旦有意外之警前禦强敵後逼

大江臣恐良平之謀賁育之勇或無以善其後欲望睿
慈詔督四路帥守監司措置把隘事宜條具以聞鐫諭
切責使之合縱連衡扼其要害遏其奔衝不止為嬰城
自守之計然後稍可恃也仍詔大臣審度事機如六宫
百司與夫府庫之積預行區處以圖萬全而陛下與羣
臣專俟守禦條為後圖則進退周旋庶幾簡易而不煩
從容而不迫矣臣愚戇不足以策大事惟陛下留神天
下幸甚

守又應詔論備禦劄子曰臣準御史臺承都省劄子臣
寮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備禦之策奉聖旨行在
職事官具所見聞奏者臣竊以金人自去冬以來破澶
濮德魏側聞游騎及于濟鄆未有退師之期聖心焦勞
主憂臣辱敢不自竭圖裨補於萬分臣觀今日强弱之
勢理難與之決一旦之勝負雖已遣范瓊韓世忠會師
東北固已盡國之勢力以事備禦不過如此矣然謂二
將之兵可恃以無恐則非臣所敢聞也是宜廣詢計策

以圖萬全臣竊謂今日莫先於遠斥候使平安警急之報速聞於朝廷昔三國時烽火一夕行於萬里而前日北京失守二十餘日而後知之臣謂更宜措置探報使之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今日之計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二曰渡江然二者固有利害臣試為陛下陳之何謂防淮利害使敵由常道而來則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來則泗州為可防自東平青沂入海州而來則楚州為可防自青沂入淮陽而來則楚之淮陰

為可防三路皆須渡淮則凡淮北舟船盡拘留淮南我屯重兵據地利臨之敵未必能遽渡而維揚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一則我師惰驕勇於私鬬而怯於公戰久矣萬一敵騎抵淮則望旌旗而變色聞鉦鼓而失聲其不潰散者幾希而勝敗蓋不論也則今日之防淮猶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則淮北舟船不能盡收斬木繫筏亦或能渡此二患也三則敵或偵知有備出吾不意由間道而来或以精鋭先絶吾渡

江之路則坐受危困此三患也何謂渡江利害大約三倍於河而五倍於淮金人之所不測而勞師襲遠又非其利我宿重兵於建鄴鎮江亦據地利以臨之則敵未必能遽來此渡江之利也然亦有患焉一則鑾輿南巡去中原益遠而中原之民易以動揺此一患也二則行在之兵多西人也未必樂於南去恐或肘腋生意外之事此二患也三則行在之兵不多鑾輿既動則必宿兵於淮上亦必宿兵於揚州又必有扈蹕而行者兵分勢

弱一有緩急何以禦敵此三患也惟其利害相形故搢紳之論遂不能決若為保守中原之計而幸其不至則防淮之策為得也若為宗廟社稷之計而出於萬全則渡江之策為得也今權輕重之宜緩急之勢而不得已則姑為南渡之計庶乎其可也然而所謂三患不可不預為之謀當權輕重緩急别擇重帥鎮守維揚則中原動揺未足憂也先詔諸將以利害禍福强弱之說徧諭將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後啟行則西兵不樂非所憂也

建鄴鎮江亦各擇重師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憂也今渡江以圖萬全非捨淮而不防也恃以淮不可恃而已若止防淮而不為渡江之計則不可蓋或淮不能遏猝有三患亦不免於避地將見爭舟競渡而指可掬矣又況千艘相銜出入兩閘渡非數日不能盡若加促迫必使畢於朝夕之間亦恐舟未脫而漕河涸矣則所謂渡江亦非倉猝所能辦也欲望睿慈詔大臣將帥預行區處渡江利害使之盡善以俟探報臣故曰探報

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或謂彼能渡淮則亦能渡江矣臣以為不然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金人未必能遠渡理恐或然也

守為御史中丞論守禦劄子曰臣伏讀詔書其畧以謂隆祐太后以及六宮前去江表百司庶府並令從行與二三謀臣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同心以備寇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蹈鋒鏑而罔避遐遠近感悅以為陛下

志存宗社先民後已顒顒之望遂得所屬今則六宮百司啟行半月防秋之事未甚就緒而淮甸之間兇渠未靖貽將來之憂輦轂之下人心動揺無保聚之意竊謂陛下行欲移蹕以避敵鋒遠近憂疑殊無固志臣固知廟堂之議未必然然而士庶之情不能户曉悠悠之談牢不可破盖以但見江上守禦未有措置雖已點集民兵恐不可恃也建康城池未甚深峻雖已夲府修治恐不能成也兼謂江北寇路不一而一杜充不能盡禦也

以此三者便謂六飛不爲固守之計前日之詔恐成虚文臣亦私憂備禦之策亦有未至今日已廹矣姑舉其簡易可行者願早爲之所臣聞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日官兵微弱盍亦大振起之行在之兵不計多少宜於建康府城之外以至江下分置營寨多設旗鼓星列棊布責之將領撫循訓練早晩教閱使鉦鼓之聲常聞於數百里外仍又間爲虚寨疑兵以助聲勢則大江之北偵我有備默銷姦謀日遣御營使副一員躬行按閱事

藝稍精立加旌賞小不如令必正軍法每旬日則陛下一親臨按閱而又大賞罰之則士氣激揚人自賈勇必有可用之實豈惟先聲而已哉所有沿江防托即乞先用本州縣廂禁土軍弓手如或不足則益以民兵庶不專恃不教之民以捍方熾之敵也所有建康府修築城壁樓櫓即乞暫那諸軍併力修治責以旬日畢工庶不以輦轂之重而同州縣之役也如此則行在軍民必有為陛下効死弗去之意如有緩急徐為進退然而所向

之方當亦預定以防襲逐之患尤所不可忽者今日之事大且急無以加此其他瑣瑣皆不足為陛下道如有可采即乞睿斷早賜施行

守乞以大河州軍為藩鎮劉子曰臣伏見昨者車駕倉卒南渡駐蹕錢塘席未及暖又遭肘腋之變天人協佑陛下復正大位蓋厲精以圖中興之時然越在江南地勢褊狭脫或一騎絶江而南則立致顛沛今宜汲汲措置以期萬全防秋之期不遠三兩月間忠臣義士所為

寒心伏見向來被兵州郡徃徃堅守近則一兩月逺至數月或至踰年而不能下比年敵騎不至則已至則不過三數日輒破一郡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未嘗接刃取如拾遺此在今日最為可憂臣以謂與其委城於敵不如委之於守帥令乞將大河州軍並倣唐藩鎮慎擇守帥而土地人民一以付之許一切便宜從事凡經畫財賦廢置官屬治兵調發皆得自便使之扞禦外寇屏蔽中原如敵騎侵軼而能殺敵退師固守無虞則

許世襲其地庶幾人自為戰中原可得而保也以至近
裏州軍見為番人占據之處能進兵剋復者亦乞準此
若或因其退師罔冒功賞即乞朝廷嚴立罪賞施行所
有沿江凡可渡處皆築堡壘量屯人兵使旌旗相望鉦
鼓相聞仍遣大將一員先為防淮次為保江之計
守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曰臣準本臺牒準尚書省
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畫尚慮未盡令行
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事聞者臣伏覩朝

廷措畫防江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粮可食他日敵至官吏逋逃則敵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為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綿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寇攘未静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

托以為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盖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敵由襄陽荆南順流而来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之策可以禦之矣若由京東而来則當禦於楚泗若由京西而来則當禦於廬壽光濠以拒其衝次於蘄黄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叅以民兵相地形之險易隨宜

措置務要明遠斥堠預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阻大江之險而能却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強弱衆寡蓋不論也苻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可謂強矣晉令謝玄兵纔八萬乃絶淝水決戰而勝之令使敵由京東西淮南為南渡之計則當効東晉之距苻堅然後為得也曹操入荆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強矣吳遣周瑜纔精兵三萬逆戰於赤壁而勝之令使

敵由漢江荊南上流為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距曹操然後為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岍不為進取之謀竊恐未為得策又況敵人長技唯是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於上流誠為至計若廬壽光楚泗蘄黄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擊於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

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敵人未至
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御營
使下委制置使督厲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連接左右應
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衆寡必正軍法然後此弊庶可
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皆
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等極止放罷竊
恐他日敵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
遽返於中途或無功而徘徊於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

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極於尊崇竊恐它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最為可憂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遛無功之人盖緣朝廷已前號令不明失於申警聊示寛恩以責後効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

守又論大臣當講究防秋劄子曰臣伏見陛下駐蹕建

康已四十日敵師止于東平防秋近在旬月而經畫設施未見端緒中外憂恐不知所出近嘗頒降防秋之策十有六條人未以為然内外臣寮駁論甚多臣亦嘗條上其失特蒙開納未聞施行而前日指揮布在遠邇擾而無補恐必誤事兼又江壯未有措置官吏兵民莫不疑沮以為朝廷置之度外矣臣竊惟今日保有江南宜圖萬全一有蹉跌覆水不救非若前日維揚尚有南渡之計也訪聞大臣在政事堂雖窮日力頗亦困於文書

之冗賔客之勞不得專意於經濟之務盖所謂文書者多常行細事所謂賔客者率干求差遣敝精神於無補使其少休僅容食息而已豈復更能有所經畫日月逝矣臣竊惜之臣欲望睿慈詔諭大臣撥置常行文書付之都司或六曹長貳一面行下除授差遣則更加考覈引用恬退之士以息奔競庶得凝神静慮思所以備禦之策若之何而拒戰若之何而固守若之何而將士用命若之何而資糧不乏朝夕講究以次施行不然則與

去年秋冬無以異也昔漢王吉言於宣帝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務在於簿書期會斷獄聽訟非太平之基也唐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此皆前世之明法又况今日艱難多故尤當急所先務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衆知政事同提舉脩政局翟汝文應詔條具敵退利害

狀曰臣正月二十四日準尚書省遞到詔書一道令臣條具敵退利害以聞臣伏見皇帝陛下駿發德音咨訪羣臣憤金人之彊雄悼中原之顛覆使羣臣各效計策又恐臣愚不得盡言也復詔之曰君臣之間期於無隱豈非悔東隅之已失念覆車之當戒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也顧臣敢無辭而對謹昧死上三策恭惟朝廷已事之失無遠畧無定論無腹心三者國之大事其餘不足陳也臣聞自古兵革之禍未有如今日之酷昔西

晉之亂元帝建都江左復興晉祚雖苻堅石勒數雄之強不能睥睨以守長江設險之固用一時人物之傑故能保有疆土傳祚累世自金人渡江飲馬以至于海躪中國肆意所欲乘輿遠狩越在裔土雖西晉亂離之禍不至於此唐安史相繼為亂其禍亦云極矣改元至德收復兩都不二年間相繼底定自建炎於今九年矣頓師南方卑溼之域唯恐深入遠引之未至陵夷以至今日雖唐安史之亂不至於此每歲防秋則相顧先擾

謀避敵之地至春事定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此將相誤國之罪臣故曰無遠畧謂是也其次曰無定論臣聞古之為國者必先有立國之規模御世者必先有役一世之術秦人欲并六國則悉國人趨於耕戰秦人非耕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是故國以富強卒并諸侯且非獨秦也勾踐之取吳隋文帝之取陳必勝之計已定料敵之謀已審以次而行之自建炎以來天下日苦於兵生人塗炭而朝廷無一定之論禦敵無堅決之策

乞盟於强敵者冠蓋相望巳甚屈辱矣而裹糧坐甲兵未嘗得釋養兵數十萬竭民力以供億可謂困矣而每歲講和兵未嘗出戰攻守之計紛然未决事之㸃王曽不得免臣故曰無定論謂是也又其次曰無腹心臣聞創業中興之君必有謀主腹心之臣相與朝夕論議圖事揆策如出一心如左右手昔晉武帝平呉舉朝以為不可唯張華羊祜杜預賛成其計夫舉天下不可而不能易三人之可則所謀與所聽審也唐憲宗伐淮蔡舉

朝以為不可而憲宗所恃以裴度武宗伐澤潞舉朝以為不可而武宗所恃以李德裕朝廷苟有腹心謀慮之臣人主恃以為固天下恃以不恐自兵興以來陛下之所取計者誰也所任事者誰也所與朝夕進見而納誨者誰也前此非不委任將相矣敵至與衆同懼敵退與衆同喜如斯而已臣聞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必欲為天下得人此前世之君所以日夜焦心勞思而求也今羣臣泛泛如河中之木則陛下孰與圖今日之

事乎臣故曰無腹心謂是也陛下誠能選任大臣責以恢復拔用能將隨所指顧誰敢不力合天下英豪之智力以禦有勇無謀之小敵豈其難哉伏讀詔語敵勢既屈潛師遯逃念兹卻敵之功圖為善後之計臣愚以此知陛下未嘗一日忘經略也向非陛下赫然獨斷親出總戎指授諸將控扼江表則敵人徑卷甲渡江如往歲久矣此上天助順而宗社之福也然臣聞今者敵騎之退以國主之亡非諸將力戰而勝敵騎折北而逃也向

使其主不亡使劉豫竭山東之粟以轉輸敵壘敵人濟師驅犀兕之衆以分守淮甸百姓之財屈於賦斂力已窮矣諸將之兵久於暴露師已老矣欲進不能何後之善哉此臣之所甚懼而憂也臣料今日之廷臣必因敵人自退而誦言誅討因詔旨詢訪而爭言用兵夫善後之計莫急於兵將財三者先有一定之論必然之畫付之得人而後可為也臣愚不識忌諱謹昧死上封事惟陛下省察

紹興三十一年吏部侍郎汪應辰進故事曰唐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牛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敵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

臣竊以天下之事變化百出不可以勝窮然自其本求之則一言而足杜牧所謂自治是也苟捨其本而訊其末則雖千萬言訖無益也戰國之際亦多故矣孫吳之攻戰儀秦之縱横奔走旁午天下為之騷然時君用之利不償害孟軻居其間獨曰盍亦反其本矣軻之反本則牧之自治之說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自開闢以來至于今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之說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臣猶有疑焉

何則自治之外無它策矣今以自治為上策而又有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軻則不然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國家則已矣豈復更有中策下策者哉臣竊惟今日所以待

敵人者曰戰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末也要當以自治為本吾之國家治矣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所謂脩其本而末自應不然未知其說也

孝宗隆興元年同知樞密院周麟之上封事曰臣聞為天下立事要當順天下之心明天下之勢然後能易亂為治轉敗為功古聖王所以安中夏御遠人也莫不皆然舜之格有苗禹之叙西戎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事昆夷宣王之平玁狁率用斯道也下至漢唐其跡異其

理同在高文則結和親在武皇則事攻討在宣帝則受
朝賀在武德之初則詭臣突厥在貞觀之盛則生擒頡
利夫豈樂為是異同哉視人心之所向度國勢之所宜
有不得不然者耳由是言之聖人應世初無私心也立
國本無定勢也因人心之所喜為之喜故樂民之樂而
天下不以為驕因人心之所怒為之怒故一怒而安天
下不以為暴因國勢之彊有以成吾彊故日闢百里而
天下不以為貪因國勢之弱有以處吾弱故以大事小

而天下不以為怯拱揖指麾之間衆心樂歸大勢堅定而國計成矣世之懐偏見執異議者又烏能伸其喙以撼吾之所守哉紓一時之急收百世之利凡以此也金人之為中國患數十年矣自阿固達之起繼之以武奇邁又繼之以東昏王亶又繼之以岐國王亮迨今葛王蓋五世矣時異事變勢亦隨之阿固達一舉而吞遼人武奇邁再舉而蹙中原當是時也掩中國之無備乘民心之久安長驅擣虛所至輙下猝然有迴山倒海之勢

其孰能當之亶之立也命將興師入寇屢矣踰江南瞰海上而終不得志于我烏珠之歸師徒耗傷僅以身免士馬物故者大半用兵連歲所失益多敵知事力之屈可以圖休息也亶與烏珠等謀則曰吾國天下大讎也使吾子孫一不振宋必報焉則吾國覆矣不若以恩解之此和好之所以通也和好既通則許我納幣屈我稱藩畫淮為界然後慈寧就養永祐復土南北生靈各安其業聘問往來情文周容自締好以來講信脩睦無若

此時之歡者使亶不被禍凡我有求無不見聽雖列聖諸陵白溝故地皆可以次第而得之惜乎不十年間肺腑之禍起而亶戕矣至今北人類能言之是則和好之通豈非勢使然乎亮之立也大惡昭著内懷危疑握兵重臣多不受詔朝夕惴惴焉惟恐討伐之師四面而至也我方遣朝賀之使以安之於是遂偃然南面號令諸國而侈心肆矣狂愎自用以殺為嬉勳戚諸王翦滅殆盡彼之汰虐日甚我之順事日嚴休兵歲深生齒蕃息

敵知事力之全可以肆彊横也亮與馬欽等謀則曰吾國天下大讎也使吾子孫一不振宋必報焉則吾國覆矣不若以力取之此和議之所以變也和議將變則罷榷場詰私渡邉釁横生敵謀遽發遂欲割我兩淮要我近輔而又拒我行人一不如意埽境南下王室震蕩危若贅斿自交兵以來生民被害無若此時之慘者使亮不見殺則投箠濟江蓋無難焉顧其積惡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變生肘腋腹敗枝披卒徒奔逃惟恐

王師之躡其後也是則和議之變亦豈非勢使然乎太上皇帝仁天智神臨御三十六年躬履多難洞照事幾其於禦敵之道固嘗深思熟計歷試而兼行之矣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光奉慈訓嗣守天位治民事神恭儉遜懿德無不周明無不燭惟疆埸未靖上貽宵旰之憂抑嘗有以天下之心天下之勢告陛下者乎自踐阼以來建議之臣有為陛下言戰者矣必曰金鼓一動雷厲風飛則兵不血刃可以收疆土復陵廟活萬姓然王師所

至城邑一空破蔡州則殺蔡州之民入海州則殺海州之民奪宿州則殺宿州之民京西陜右往往皆然非所謂拯民於水火之中也繼之以士無鬬志棄甲來歸中原寸地了不可得烏在其為戰有為陛下言和者矣以厚禮將幣以卑屬寓書休兵息民庶乎兩得然使命數遣有延至於國中而不得伸其志者矣有見止於境上而不得通其辭者矣以此欲和不啻如方枘圜鑿之不相入也烏能必其和有為陛下言守者矣以增陴浚隍

遏其衝以積粟聚兵因其卒來則勿與角去則勿與通然長淮東西延袤千里兵少則戍不周民貧則用不給比者築城壁修堰埧皆取辦於兩淮之人凋郡遺黎不堪其擾而守未必能固也設欲固守非經營數年不能就緒大敵忽至其何以支守雖長策亦未易以一朝集也故欲戰者以和為姦謀為辱國之舉欲和者以戰為危道為殘民之徒而欲守者又以戰為邀功和為怯敵謂和戰皆非萬全之策三說紛然互相矛盾得此則失

彼舉一則廢二國論未定主聽未專斯民盻盻然不能自保嗚呼胡不觀天下之心審天下之勢參三說而用之乎昔亶之請盟也太上皇決策講好遣使以先之而邉鄙遂定知其勢可與通也非用兵之時也及亮之敗盟也太上皇出不得已發兵以應之而敵亮自斃知其勢不可與通也非遣使之時也以此論之和戰守三策善用之皆足以收功不善用之皆足以敗事使勢可戰也雖樊噲以十萬橫行李靖以三千蹀血吾亦為之無

不勝者勢可和也如魏絳之五利可致賈誼之三表可施吾必為之無不諧者勢可守也如宣帝之罷兵留田光武之閉關謝質吾必為之無不濟者又胡可外天下之心忽天下之勢區區焉操一說而自以為得乎臣頃歲出疆至河朔見所過州縣全盛如故入則人物繁夥閈壓充溢出則耕桑彌望牛馬被野然後知二十年息兵之効不為無益於斯民一旦敵人叛盟赤子又復塗炭前冬敵退淮甸白骨如山迹其殺人之禍皆起於金

人一念慮之間而流毒至於如此豈不甚可戒哉今敵勢虧矣敵計窮矣兩軍相角而所喪均兩國相持而其患等欲戰者少不欲戰者多蓋兩軍之心也欲和者衆不欲和者寡蓋兩國之勢也臣聞之壯人則曰敵中簽發人丁其下莫肯聽命又聞之士大夫則又曰近敵帥移書于督府致問于廟堂甚有通和之意陛下視人心之所向度國勢之所宜不知所以應之何如哉臣願陛下因天下之心乘天下之勢特遣信使諭以至理告以

誠心與之委曲評議使知和好之不可以虛辭合又知和好之不可以舊例拘則吾事濟矣或曰比歲兩遣使矣其如不諧何其如不見納何臣應之曰使之不諧非使者之過也使之不見納非使者之願也顧當時所以遣使者失其序耳何謂遣使失其序曰遣使一也而所以遣使則不一也有和議未定而遣者有和議已成而遣者和議未定則以未定之辭與之通慶賀有所未修也報諭有所未及也如紹興之初遣韓肖胄孫近之類

是也和議已成則以已成之禮與之接名分有定論也書辭有定式也如講和之後遣何鑄之類是也自金人渝盟和好絶矣和好既絶今始通焉故遣使以議之則是和議未定之時也我方有所議而損益之未可必又安可遽為賀慶報諭而遣乎其曰賀登寶位則是和議已成矣往年以賀為使者有舊例焉彼復以舊例取必於我又焉得而見納哉今臣之所謂遣使則不然當以審議為名以韓肖胄孫近為例審也者欲審而後交議

也者欲議而後定和其本於誠心乎在所審也其出於詭謀乎在所審也名數有未安者乎在所議也疆界有未正者乎在所議也禮幣之厚薄有未齊者乎在所議也為此遣使彼安得不納舉此詳議彼安得不諧和議成矣然後有所賀則賀之有所報則報之此之謂遣使得其序或曰遣使得其序遂可去兵乎撤備乎臣應之曰遣使所以議和也和雖可必亦當待之以不可必使者出境朝廷申命諸將各整其師淬礪鋒刃振飾旗鎧

蓄銳待敵常若兩陣相當者則是使者之行自不妨治戰具也大軍列屯分據要地修障隧正營部遠斥候力控江淮之險則是使者之行自不妨繕守備也夫戰和守固相須而並用者也善為國者可戰則戰不為戰而廢和也可和則和不因和而忘戰可守則守不膠於守而絶和戰之利合而論之則一析而言之則三胡可忽哉昔唐之平賀魯也駱宏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邊人以權理有變通也噫斯言豈為一時設哉惟陛下博

覽兼聽詳究利害觀人心審國勢與時變通權以濟事允執厥中而行之天下幸甚

張浚回奏楚泗等處守禦事宜劄子曰臣二十七日宿平原鎮至晚統制官左祐齎到御筆處分一通臣謹已祗領契勘楚泗守禦利害臣累具奏聞去訖泗州係緊要控扼去處陳敏一軍在彼幾年已成家計見自陳敏下至士卒盡般家屬節次來居蓋以此城必可倚恃無

臣近閱此軍人材強勇事藝精熟施放便捷行陣齊一

少見其比向之兵將竊笑指議者今皆心服臣愚以為
敏可責以守泗無疑若城池之險糧粟之便在我得計
為多更乞聖慈詳酌劉寶身任淮東之責建議欲築甘
羅城先立家計其城直臨淮岸在兩清河之間居海泗
兩州中實親握大兵應援却令副都統吳超以舟師守
清河蓋此處以舟為便若河口有備則楚州正在腹内
而捍禦之計盡仰甘羅城其楚州即合作第二重家計
寨惟是陳敏一軍通一萬二千餘人至九月中理須益

兵所有淮西戰備之要容臣至和州條列以奏淮東真州一帶以六合為重於兹固守其敢輕入無廬之巢縣及和州列屯大兵正乘其後絶糧邀擊計皆可施淮西之兵山立不動敵人豈敢輕捨此兵直犯淮東六合當其前淮西襲其尾進退實難況值奔敗定致狼狽敵用兵日久必不出此臣竊惟兵者國之大事聖人生物之德本於兵臣行年將七十雖在遷謫朝思夜度不敢輙廢凡幾微曲折調發先後常恐誤失而近世文武之士

徒事空言竊聽道塗靡有實用是非顛倒莫可究詰自非陛下神武天付得之于心臣之區區何所布露三司兵積獘尚有可議者統制以下多未得人今此歸休陛下一大料理之將來髙秋親總此數萬之旅嚴賞罰示恩信觀敵兵勢重去處遣王琪輩疾趨取利似為得宜

孝宗時蔡戡乞脩江陵府城上奏曰臣竊謂南北既分荆州最為重鎮自古必爭之地北得之則據吳楚上流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壮方故曹操平

荆州於是乎有睥睨長江之心乃多修船舫遣書孫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及周瑜鎮江陵於是乎有長驅中原之志乃說權取蜀得蜀固守其地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還據襄陽以蹴曹操北方可圖也權嘗以荆州資劉備而周瑜力爭操聞大懼為之墜筆備果藉以取蜀遂成鼎峙之勢其地自古不輕而重明矣粤自鑾輿南渡以來號為衿喉之地陛下

聖謨神略經理淮漢規圖中原餘二十年朝廷之上帷

幄之中朝講夕論左計右數慮之熟矣向者城襄陽而戍之所以為江陵之蔽譬之人焉襄陽手足也江陵衿喉也京師腹心也手足所以為一身之衛若執其手足則衿喉何恃扼其衿喉則腹心危矣今襄陽有城可守有糧可資有器甲可用然戍兵不過萬人況自隨郢間道可以直趨江陵敵以一軍牽制襄陽而輕兵取江陵襄陽之戍既不能分兵而為之援又不得乘間而擣其虛僅足嬰城自保而已江陵城壁頹圮戍兵寡弱將何

以禦之是不戰而自屈不攻而自破也江陵失利吳蜀斷而為二長江與我共之順流而下如高堂之建瓴水豈不殆哉蓋自辛巳北敵敗盟海陵狂悖視長江猶衿帶之水直欲長驅而來但遣偏師劉蕚以十萬衆耀兵江漢以疑我師初無意於荆襄荆襄遠於兩淮輦運難於轉漕故敵人去難而即易舍遠而就近今既不利於兩淮矣豈無謀臣策士為之畫計而改圖此不可不憂者也故善守者恃我有以待之無恃其不來恃我有所

不可攻無恃其不攻為今日之計莫若修江陵之城增襄陽之戍扼隨郢之險增戍扼險不過移東實西裒多益寡在陛下一順指之頃耳唯江陵之城非一朝夕所能辦要當早圖之蓋略修則無益守禦大修則不免勞費天下之事當計其利害之輕重無問其工役之多寡尚有利於國有補於民雖傾國帑竭民力可也如其不然雖役十夫費百金亦有所不可今也城要害之地為悠久之圖小費而大利暫勞而永逸亦何憚而不為乎

臣嘗計之竹木取於山塼灰取於陶工役取於軍費可省半不過縻三十萬緡耳萬二千人更休日役六千人用工不過百萬半年可成臣區區之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給降行在會子三十萬道擇將帥之材者委之工役材料則責之戎司錢穀出入則付之總司事干州縣者則屬之帥司使之互察而協濟自今以始預辦竹木塼灰應用之物一一備足來歲十月鳩工次年三月可以訖事凡樓櫓雉堞高下濶狹與夫防守之具悉如襄

陽之制庶幾可以堅久荆襄二城歸然相望足以壯上
游形勝之地絶敵人窺伺之心不特陛下高枕而無西
顧之憂抑亦國家萬世之利也若夫玩歲愒日循常守
故憚勞惜費因陋就簡以苟目前之安事至而圖之何
嗟及矣臣冒貢狂言罪當萬死惟陛下留神省察不以
人廢言天下幸甚臣無任惓惓憂國之至
戡又乞備邊奏曰臣恭惟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思
中興之治于兹一紀建議之臣莫不以恢復為已任玩

歲愒日未聞成功陛下固已厭之故外堅和好以休士卒内修政事以待機會可謂得上策矣臣聞之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故於無事之時必先為有事之備事至而備正猶已雨而徹桑土大寒而索衣裘不亦晚乎向者秦檜當國十餘年間幣聘交馳邉烽不警南北之民得以休息乃制禮作樂粉飾太平示天下不復用兵及其金人敗盟長驅而來如入無人之境踐蹂淮甸睥睨長江人心驚惶

國勢迫蹙幸而上天垂祐敵亮授首凶徒亦潰棄甲而歸自非九廟威靈兩宮神聖德動天地恩結人心則安危之機未可知也然而天幸不可以為常和好不可以為安貪婪變詐之敵不可以為誠不思所以先備而預防之萬一敵人出吾不意掩吾不備然後徐為之圖將有後時之悔臣所領州密邇敵境憂邉思職是亦臣所當言也臣愚以為防秋在即欲望陛下戒諭大臣申飭邉郡凡常歲所以為備者悉舉而行又當講求其所以

未至者陰為之防或有緩急則吾有所恃而不恐矣如是則以守則固以和則久惟陛下留神幸甚

甚又論守邉奏曰臣恭惟藝祖皇帝以聖謨神略掃除僭亂平定四方北敵西酋不敢犯塞雖非後世所能管窺蠡測然而制置邉事最為得宜駕馭諸將最為得體載在方册斑斑可考其大要則遴選名將猛士以守二邉假以事權優以帑廩久其任責其效當是時郭進控西山何繼筠領棣州前後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十七

年董遵誨屯通遠十四年賀守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
州姚内斌在慶州王彥昇在原州皆十餘年不易其任
一郡管榷之利悉以與之又縱其回圖貿易以佐軍費
許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得從便宜邊帶沿
邊巡檢之名不立行營部置之號有邊功者厚加錫賚
位或不過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
盡知帑有餘財得以養死力使為間諜二邊動息必能
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所向皆捷二十年中邊塞肅

清兵力强盛武功葢世近古未有伏自國家罷兵講和以來縁邉守臣非書生文法吏則右選子弟不二年而一易之國家閒暇之時使之撫摩凋瘵安集流亡或其所長責以禦侮折衝安邉固圉則不勝任矣往往來者僥倖無事以茍歲月敵至則倉皇奔竄以逃一旦之命間有忠義之士不過一死而已於國家何補哉臣愚欲望陛下仰遵藝祖皇帝故事行下緫領都統制同薦曉文墨識義理可以親民統制統領分守本地界極邉州

郡賜對便殿察其能否然後除授諭以久任無為苟且一時之計使量帶本軍人馬隨行仍許招募勇敢以益軍伍經理財賦以備犒勞又擇通判為之佐少寛文禁厚給廩禄無事之時責之儲芻粟繕甲兵修城壁明斥候以為有事之備出則擊寇入則自保緩急之際不待調發而兵四集可以互相應援以戰以守必能成功惟陛下財幸

戡又論唐鄧間道奏曰臣恭惟陛下一視同仁兼愛南

北外修和好以待可乘之機內固吾圉以為不虞之備故禦守之策尤闗聖慮且如分江陵之戍葺襄陽之城凡所以備敵者纎悉具備仰見聖謨雄略折衝萬里之外然臣猶有愚見敢為陛下言之夫朝廷之所以城守襄陽者豈特為襄陽計葢欲以捍荆郢而保吳蜀也今襄陽環以堅城戍以重兵樊城以為阻漢水以為限自可奠枕其如唐至郢自鄧至荆皆有間道相去不五六百里騎兵馳疾三日可到緩急之際不唯襄陽戍兵應

援不及亦恐牽制欲進不能郢有城不固荆無城可守豈不殆哉臣愚欲乞東修蔡陽古城西修光化舊城各戍兵千人以扼唐鄧要路或只於棗陽穀城戍兵千人亦足以守禦仍乞分委荆鄂都統司條議修築荆郢城辟以漸為之期以數年之後一如襄陽之制既有城可恃有兵可守庶免敵人窺伺之患陛下可以寛西顧之憂矣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審切行下京西安撫荆鄂都統司公共相度利害保明聞奏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宋孝宗隆興元年顯謨閣直學士虞允文論唐鄧不可棄兩軍守禦之策上奏曰臣伏蒙聖恩賜臣御札睿明旁燭察臣區區之心於數千里之遠奬訓有加臣下拜伏讀九殞此身不足以報益當自盡以副陛下任使作

成之意臣契勘唐鄧二州雖非形勢所在而足以爲襄陽之藩籬藩籬存則襄陽固襄陽固則上流一帶可奠枕而安矣是唐鄧不可以輕棄而無險可恃又不可勞兵遠爭臣故與三將共議以兩軍重兵聚於唐鄧之間因新野古城壘爲勝勢則唐鄧重而敵不敢進兵深入爲必取必守之計也葢唐鄧不可以兵守但以兵勢守之爾敵知官軍之力聚於新野而深溝堅辟不與之戰當清野之後無可因之粮草又多出忠義之兵抄畧其

糧道以臣料之敵未必能為旬日之留又豈能必守吾唐鄧二州也官軍少而敵兵衆要當以智筭勝之使之深入而不能以久留則唐鄧終為我有襄陽以固而上流自安此臣得於羣策以為當然者如用趙樽之說以鄂州兵保湖陽用王宣之說以荆南兵保順陽相去既遠兵力又分唐鄧中虛無可恃之兵勢敵何所顧忌舍唐鄧而不堅守也兵有機變更須臨事以應之但比來諸將為國致命者少謀身自便者多臣今未敢以二城

置度外之説與二將言之蓋恐二將知陛下已許臣棄唐鄧志氣遂怠不為邉面之用也伏乞陛下垂察又令日軍政之弊陛下數語之間無不曲盡聖德明遠諸將敢不心服膽落草其故習以荅明訓臣先日所奏止是兩軍屯於襄陽之數分戍之兵不在焉臣據王彦申到兩軍總數今具别劄進呈臣究其甲軍凡四萬二千人而輕兵輜重火頭凡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九人是輕兵輜重火頭占破之數過於甲軍之半不可不畧行整治

今明詔所謂上下征利兵力單寡平居冗費緩急誤事其明效大驗臣竊於兩軍親見之此臣之所甚憤有心於草去而恐事未一就謗已四馳萬里難明亦臣所甚憂也臣先日既委曲以交其歡心又明白以示其好意使各自為謀而自捄其過虛額者補之老弱者删放之占破強壯者拘集之期於甲軍之數加多以待國家之用而已若久之而有不去之弊臣當隨宜從長行之别具奏知伏乞睿照

允文又論措置唐鄧一帶為必守計上奏曰臣伏惟陛下聰明睿武出於天授當和戰二議羣言紛亂中獨運聖斷不惑不疑去取是非咸歸於當不獨覆載之下一草一木皆有嘉生之意而敵之情偽無不遠燭敵之氣亦奪矣臣比聞已遣胡昉等先往議四州之地而二使人後發且留淮上以待則聖謨既已堅決據探報敵帥留昉等馳騎吏往燕京臣料敵人亦無不從非久當有的報況近日屢報境上敵兵名為東南行而其實東北

去近有女真契丹人來歸其說亦合識者以此為中國恢復之機顧恐弗用爾敵何敢深入與我爭此四州地也今敵中多事臣竊見陛下不棄此四州已著於施行之迹則唐鄧兩城不可以不措置為必守之計臣嘗密委官屬前去相視而鄧州城多頹圮樓櫓守禦之具亦未備臣今日已令王宣親往審度凡當計置費用臣從本司一面酌量應副惟唐州城初未脩築若既和之後當於二三月以後兵戍解嚴農事未興之際量行營治

若自硯瓦坡方城大成山各依險要為小堡而唐州有城濠為戍兵家計則襄陽之藩籬固而國家上流之勢有泰山之安矣臣詢之羣議以為當然況泌河之運可以直抵唐州城下無飛輓調發之勞而可以積粟異時朝廷有進取之圖此道路之所從出也蓋不獨守而已少須和戰有定論別具奏稟所有兩軍人馬見不住增數教强弓弩手雖正旦亦令就教場拍試小人志於得利不以為勞互相激勸以希賞不待入教場自習事藝

一有出入必能為陛下用也至如絶邉戍守之兵亦令
兩都統分差統制官前去按教整治隊伍量加激犒以
慰勉之矣伏乞睿照
允文又論親臨唐鄧措置修城之役上奏曰臣奉聖㫖
目今荆襄別無事宜可令虞允文趙撙王宣依舊回襄
陽府仍措置兩軍官兵更番休息臣恭依聖訓契勘荆
鄂兩軍人馬統制將副等係分作兩番休息第一番自
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各歸本寨亦已參照諸軍體

例量支起發犒設外其唐州第二番修城官兵亦已回襄陽依舊入教臣於五月初二日趙撙王宣於初六日各回襄陽去訖臣自去年秋初到襄陽詢訪邉防利害凡士大夫之知兵者皆言湖陽小邑無二三十家又無城壁非必守之地比鄂州軍開東壮一面壕亦無尋丈之廣意在緩急退保襄江可危可慮惟唐州之方城有大山林木可戰可守實古之楚塞俗亦謂之方關今郡無城池諸軍無家計可保又粮運盡仰民力歳有不給

之憂諸將每以此藉口臣他日從容問之諸將亦云形勢之地當在方城而果以艱食為辭臣既審知如此時敵兵臨邉日夜訓習將士以待戰用力未可議其後臣寮上言修築邉州城壁十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令制置司措置臣以和戰未分施行未得而城唐之舉未嘗敢忘於今年正月初三日初九日兩具奏知大略只俟和戰有定論方興工役至三月十一日金字牌遞御前降到都督府黄榜乃敢遣趙樽親往唐州規畫計度工料

至三月末間回議定分軍為兩番乘四月內暑氣未盛時興築於一月內訖事盖五月以後大暑大雨八月以後又廹防秋不可使戰士更就他役也當趙𢹂城唐之日雖據探報敵兵內徙遠去而出我不意乘我士卒疲勞倉卒之間薄我軍於城下不可不深慮故王宣以輕甲屯方城名修方城赭陽陂為屯田之用其實遠斥堠謹防托絶敵奔衝之患其他要害去處亦遣偏裨設伏所以固安城唐之軍心潛消意外之變故也臣既先奉

御札令臣每事親臨又兩大將臨邊而臣獨居内郡必謂臣怯他日寇至有見輕之心又見陛下分命兩宣諭往淮東西措置臣何敢偷安懼極邊之危悍暑中一行也臣至唐州撙宣得探報敵帥聞官軍大將會於唐敵中奔走驚擾頗怨富森之械我使人而憂我師之襲之也引兵又退數舍而蕭定遠者遂以四千騎走汴衆謂敵之弱勢至於如此而臣竊自咲者能料其來攻不能料其遁去也大抵無事之時職思其憂不敢怠忽所以

為有事之用如自以為無事因循度日則一旦事至雖窮晝夜之力有不及為者矣今唐鄧二城及樊城皆已畢工餘小小敵棚砲座之類當戍之兵旋旋為之而泌河之粮船相銜而上終歳可以不役一夫逮至秋中或戰或守必為萬全之利如朝廷必欲棄此二州臣已具申乞别遣官矣況臣之羸瘵百病交攻食飲日減憔悴骨立不能盡其報國之志展尺寸之力於後日以備陛下使令之命也莊周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臣

已累具奏仰干天聽乞賜罷免令蚤歸蜀以便醫藥餘年可保而晚節獲全敢忘陛下今日生全之造臣已力疾行次郢州伏望睿慈檢照前奏特賜施行

允文又論唐鄧州必不可棄上奏曰臣至孤遠叨被二聖非常之知始終異等之睠日夜念所以報神明寔臨之今者唐鄧二州名為空城其實繫上游之存亡甚重臣不敢言其形勢之扞蔽地里之廣袤戶口之蕃庶與異時進復中原之涂轍獨有一事利害至切不敢不奏

禀臣去秋抵漢上防托之兵雖薄所以不至於憂危謂必可寬北顧者敵在頳昌襄郏為家計去襄陽為遠使其引兵深入則粮道回遠必以人力車乗而運勢不容久留也若棄唐鄧而敵人以唐鄧為家計去襄陽為近聚兵積粮一旦進發可半日抵城下其粮道自唐州之泌河順流而下直抵漢江可以與官軍久相持而漢江之險我且與敵共之矣漢江在春冬之月可以踏淺徑度之處凡三十有二臣欲親行漢江比乗五月漲水其

襄郢間坐毋尚有着淺不能行處郢州又在江之北見有積粮十餘萬碩敵若於此分兵駐守則官軍隔越於外真有德順往年之憂況京湖饟道遂絶秦蜀馬路不通又敵兵東可以入隨西可以窺荆南其勢横潰我之兵力有不能支矣此皆兩路士夫軍民之所共憂而臣一一親歷其地知其事之果不可不慮也臣非不知陛下許臣棄此二郡則臣之責輕又非不知臣棄此二郡與時宰合可以保位而希進臣不此之為而區區然必

進其自危之說者後日之憂繫宗廟社稷至大臣今於此事若尚畏避時宰緘默不言則臣負陛下而祖宗在天之靈必不祐臣矣臣前後論奏莫不委曲詳盡伏願陛下審思而徐行之臣見亦一面遣官屬詣朝廷子細禀議次重念臣病已沈痼決不能支梧嘗於今春奏云或棄地請和臣即挂衣冠而去不敢先負陛下臣今敢墜此言哉扶力親書姑以見臣垂死不敢忘君之義惟陛下哀矜深察之

允文又論固守唐鄧州方畧上奏曰臣比准金字牌遞
御前封降到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同趙撙王
宣計議將來敵人侵犯唐鄧合作如何備禦條具聞奏
臣契勘襄陽為吴楚上流襟喉之地而唐鄧二郡實襄
漢之藩籬臣不敢引古為辭姑以近事證之當紹興議
和之時割此二州以遺敵襄陽之疆封才數十里無一
山一水一城一池之限至三十一年金人叛盟劉蕚之
兵出唐鄧官軍無一戰之地一旦便自光化順流薄我

軍於襄陽城下是時亮之意不在襄漢但分兵為犄角相持之勢會亮死䝉引兵去唐鄧之民開門以納官軍遂能復此二郡為上游之藩籬此天也敵入寇之路雖云不一如蔡之確山徑出比陽汝之鵶路徑出南陽嵩之船平商虢之峽口徑出內鄉然自潁昌以至襄郢今為敵之家計自襄郢至方城實敵入寇之大路昔唐州無城又無積粮趙樽不得已開湖陽之壕一以備敵騎衝突一以就倉底之粮倉底地名然湖陽無城可保壕又淺

隘非與敵相持必守之地今趙撙修唐城既堅髙與鄧州之城表裏相為蔽援又泌河可以舟運直至唐城之下城中既有儲積官軍有粮可食有城可保家計固而諸軍之心亦固矣若敵自襄縣來窺我唐鄧不獨粮道回遠又以人力車乘而運則餽餉之給視我為艱若以少兵而至必不能進攻吾城官軍之守城者足以破之若以重兵而至則官軍之守城者可堅壁不戰以待援兵之至蓋湖陽大兵進可為唐城之援荆南之軍出新

野南陽而與之合則敵腹背受敵曠日相持敵粮盡力屈引兵而却豈不為官軍追襲之利也或曰敵兵之來他路錯出不止於唐鄧而不思二城堅守我之官軍合勢持重而不戰勝負未分敵敢從他路徑至襄陽城下萬無此理也況他路險隘去處各分偏師以保之緩急又遣神勁弩手為之助而全吾大軍之力因地利以致敵敵至而不能與我速戰我之輕兵與忠義兵又抄絕其粮道敵豈能久留以與我必争此二城使争而得之

不知其何以為必守之計也駐兵六七萬以上則無粮以自給若三二萬人官軍可談咲破之矣士大夫之憂但以或棄二郡敵得以為家計積兵積粮嬰城自固一旦竊發襄陽之城未必可保爾至二郡之粮以臣觀之自今以往必不煩諸將之憂試以去年春及今年春較之已有明効可釋羣心之疑臣嘗檢照案踏去年春調兵二萬人至唐州以應敵不過旬日間而起七郡之夫運粮諸軍紛紛猶曰乏食今春以二萬兵城唐積二十

五萬工前後踰月諸軍飽食之餘尚有三萬餘碩見在蓋措置水運比陸運有間矣雖敵之來路未可前料而兵之機權亦難執一至於形勢所在有兵以禦敵有城以保兵又有粮以給兵之食皆足以為守唐鄧之根本也趙撙王宣各具到守禦之策與臣之說大抵亦相類謹具進呈欲望睿慈采臣今來所奏更賜詳酌以方畧授諸將俾得以悉力奉行不致誤事伏候睿旨

允文又論固守唐鄧兵勢粮運上奏曰臣伏蒙聖恩賜

臣及趙樽王宣御劄一封聖謨閎遠聖訓坦明而聖恩不遺曲示始終之睠下拜感激顧犬馬一死誠不足以報也臣伏讀聖訓以臣所奏堅守唐鄧而諸路有可入寇處别未見條畫此獨於二郡而全勝之策未盡此臣愚闇淺識近慮有所不逮皇懼載心無以自容而先日三省樞密院指揮但問將來敵人侵犯唐鄧合作如何備禦故臣所對止於二郡為詳而不能廣引餘路併論之此臣之罪也臣自去年秋至漢上以諸將言兵力單

薄臣與之共議悉收諸屯散漫之兵聚之襄陽以為家計坐觀敵入寇之路以應之已嘗具奏知矣至戍守唐鄧之兵但仍其舊以二將云敵來之正路也按舊籍唐州屯一千三百餘人方城屯二千餘人各以一統制或一統領主之而湖陽減宋受軍五千人於郢州就粮惟屯鄂州軍二千四十餘人而已緩急捄應已有成規大抵如朝廷今所具守唐鄧之上策也但去年有可憂者唐州之運以人力車乘而無城可嬰敵騎一旦猝至所

謂一統制三千之兵無以自固而湖陽及新野援兵恐不相及則那回潰散甚可慮爾去年湖陽之屯趙撙之兵不過二千而王宣之兵在鄧州者亦不過二千人未有一兵留戍新野者臣前奏云官軍之守唐城者可堅壁不戰以待援兵之至蓋湖陽大兵進可為唐城之援荆南之軍出新野南陽而與之合則敵腹背受敵是與趙撙之奏所謂於湖陽唐州一帶接連屯布軍馬緩急奔赴爭利與臣之奏亦無甚異也趙撙奏云敵自方城

入寇則荆鄂兩軍固當會合則王宣分兵應之其路自當出新野南陽無疑則是樽宣之意大略亦相一也自去冬三人守唐鄧之策既已素定先日三人之奏又已互見自是無大段異同但臣等拙於文辭不能互達其意以致上煩朝廷之疑此又臣之罪也至泌河之運河道隘而舟小所載不多又自三月至七月而止其方城唐州湖陽前所具長年守戍之兵與比陽之戍六百餘人亦合自唐州陸運應副歲凡用粮一十一萬四千六

百餘碩去年以前無城以積粮又月積人力以陸運故諸軍之食有足有不足將士每以此為憂臣今歲措置泌河之運亦不過年計合用之數而緩急遞遣應援之兵便有粮可食除計已食之數議補發而已不至倉卒調兩路數萬丁夫也粮既十一萬有畸而馬料又凡六萬六千五百餘碩泌河水力尚未敢必其盡如數安得有大蓄積以資寇也襄漢既遠事之條目至多紙上所陳得一遺二備後闕前若非朝廷疏列下問臣亦不自

覺其言之不達其意而今奏又不得不與朝廷明辨也伏奉御批唐州勿輕棄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明見萬里之外嗚呼盡之矣臣尚何辭少須趙撙王宣具到今次合報事宜一一别具奏知伏乞睿照

乞文又論荆鄂兩軍分戍唐州積糧免差夫運上奏曰臣伏准金字牌遞御前封到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於四月初將出戍軍兵到軍日久住營最遠之人先次發回其餘令更畨休息日下措置聞奏仍預修兩軍寨

屋等事聖恩溥博德意昭明軍士驩聲不約而會臣除
已遵依施行外契勘唐州最為極邉又敵兵入寇之衝
而城壁頹毀不惟諸軍戰守無以固其志而逐年粮運
亦無隄防以至不免逐時調夫往來於湖陽陸運委是
重困民力而軍粮不繼臣自今年三月泌河水生即措
置舟運見今已起發二萬四千餘碩若折運不已至七
八月間於將來防托進取之用既為便利又免人户長
年差役比自御前降到黄牓臣即與趙撙商議因本州

子城舊基稍加開拓自今月二十九日為頭脩築分萬人為兩番每番十日第一番工畢即令有家累人歸鄂州歇泊第二番亦如此施行若城身畢工其餘乳口樓櫓泥飾之類就令當戍之兵徐徐下工庶幾諸軍不久於役不至困苦其荆南軍亦將有家累人分番休息其無家累人見亦措置令修築樊城以為漢江之外襄陽藩蔽須家計囙則於進取可免後憂也惟是殿前司兩軍見屯郢州臣已移文招統制官宋受王公述候到當

面議定別具奏知伏乞睿照

孝宗時允文又論收復鞏州分兵守隘上奏曰臣竊見鞏州以孤城諸軍攻打閱四箇月不下或慮因循敵生巧計節次與吳璘商量分那官軍共力必取已於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一日兩具劄子以曲折事因奏知去訖今日得璘捷報實自陛下以聖德嗣位威靈遐暢諸將得以成功天下不勝慶幸今熈河路一帶人民可以安業商旅可以通行馬政可以復舊又抽那得官軍及弓

箭手忠義人二萬餘人以分戍秦隴德順之險向西一面吳璘以身當之可以堅守無疑獨南山駱谷諸關隘並各損壞戍守之兵各不過老弱十數人羣士夫之慮皆以為憂臣已與璘商量於利州東路人馬數中量留一千五百人今日已令傅忠信前去措置臣體訪得南山以北向化者甚衆就委傅忠信前去招收以壯軍勢以弭盜賊又興元重地不可略無人馬為諸軍聲援臣見委忠義統領官關寶結集義士蒐揀伉健之人教習

神臂弓以為戰守之備雖據吴璘探報敵中日添生兵必欲從朝廷乞一二萬人應援臣深慮襄漢江淮之兵萬一抽那不行臨時有誤指準却致失措故且隨事廣作隄備庶決保蜀境覬覦釁而進仰寛陛下顧憂

允文又論襄陽一面為必守之備上奏曰臣近者竊聞外廷之論謂盱眙探報率多安好襄陽探報率多急切咸以為疑臣尋繹其言質之兩處所報不為無據然累日細思殆非二守臣有佞有直特敵於淮北京西為謀

用力有不同爾據探報且以聚粮一事言之宿泗不過二三萬碩而唐鄧之積乃數十萬碩兵與器甲之數大抵相類則我之上流不可不過為之防也今王宣已致仕員琦初到凡襄陽一面當議所以為必守之備者不一陛下既輟遣王炎付託得人中外交慶臣愚謂炎一到荆南便不可輕動如因其赴官令自鄂州取道襄郢凡邊防機要處親得與將帥守臣審議定以聞則後日成筭淵東前定可無北顧之憂而炎之此行將帥亦可

少見陛下委付之意矣狂瞽之言不能自已乞自聖裁

允文又乞措置清河口防托敵中糧戰船上奏曰臣據陳敏申坐奉聖旨令criterion切措置清河口防托戰守事臣有以仰見陛下得守江淮之襟要聖筭無遺矣詳敏所申謂敵人舟船動以千百順流而下凡稍泊去處即是登岸之路我軍雖欲阻之形散勢分終莫可禦其說既當然以劉錡劉寶用十數萬之衆不能捍清河謂莫若益兵五萬人守楚州或城池芻粟未辦又謂莫若益兵

二萬人守髙郵分兵屯喻口塩城興化黄浦四處此其意在守髙郵而已所謂圖其易不圖其難不可不辨也敵累年以來打造戰船教習水戰皆在山東拘收粮船多積芻粟亦在山東出山東而為两淮之用者獨有清河口爾一出清河不獨順流而下皆是梢泊登岸去處如敏之說也使溯流而上沿楚泗濠州而至於安豐則淮西之兵亦可以足食海陵南寇其粮山積於盱眙濠州皆從清河出隆興癸未甲申之間江東路運米亦從淮河而上沿楚泗濠州至安豐壽春給

淮西官軍今若不於用力少處措置却欲增兵五萬人而後守楚州增兵二萬人而後守高郵為計亦左矣假令朝廷有兵可增如敏所請而敵之粮出清河者上而盱眙以給軍食則天長一帶敵兵可以持久又自盱眙上而至安豐則淮西之兵亦可以為久屯之計是增兵以守楚高郵名為捍通泰維揚則可而非絶粮道使敵不得久之上策也趙李左車善知兵者也欲扼井陘之口以絶漢粮道使野無所掠鹵雖韓信不敢遽進兵臣愚謂

左軍之策今用之於清河口敵兵雖衆決不敢輕動動亦不敢深入可必也臣到鎮江見戚方說亦必欲守清河口畫到圖子欲於河口之南因甘羅城舊基築小堡藏車戰船以待用韓彥直欲泥船打撞必争於敵人叛盟出船之初與戚方之說亦合又引周明韓貴見臣謂深知清河口地利者二人見責本軍自効故願効死力也彥直以總計事當赴奏欲乞聖慈面賜宣問如有可采即乞速賜裁酌施行或專委彥直同戚方共力措置

庶兩淮襟喉早得預備利害至切臣敢昧冒言之伏乞

睿照

允文又論德順守戰之利不可輕棄上奏曰臣自秦州同吳璘商量措置促王彥楊從儀合兵以圖鳳翔又德順四十里内並令清野及調發人馬以助軍勢已於九月二十日奏知去訖近據楊從儀申喀齊喀走入渭州及據探事使臣伏宏申敵於九月二十五六間再以游騎於剥馬嶺一帶抄略無所得至晚歸寨臣於三十日到

河池伏見近降指揮令吳璘退守蜀口此固根本而後進乃自古不易之至論也臣初與吳璘約只令分兵守德順之險身以重兵居秦亭為不可測之勢正謂如此已嘗兩具始末奏知然璘之往德順先留兵二萬人在蜀口以萬人在殺金平以萬人守大蟲嶺之天池天池在大散關之前與和尚原相對山形尤峻阻有水草之利又界於入蜀二大路之間可以腹背當敵璘云和尚原止可以扼一路以前措置有未盡者今年五月親行

大蟲嶺始得之殆天賜也至如德順之險自今春用盡兵力然後得之勢須必爭理當固守若一旦棄去不獨失三路之地而三路之兵三路之粮盡資於敵葢弓箭手二萬乃土着之人不肯徙家於近裏州縣而官軍所因之粮盡仰給於新邊自去歲九月用兵出秦州未嘗自河池運一粒米出關以給軍食而諸州縣城寨日下所管見在尚三十餘萬碩而就糴之數不與焉所以七月間身往德順方擇地利捍防適與敵值不免須用兵

力摧敵之鋒以爭北山東山堡之勝勢今濠塹深固敵多死傷德順可以必守但每恨兵力不足不能大破敵軍成大功爾璘與臣說如此臣博采輿論酌以愚見在今日之勢誠不可輕棄德順退守蜀口且璘自八月末與敵相持已近七十日三大戰之後敵不能有吾丈尺之地自璘回河池今又半月敵之智力又不能有所逞則是璘規摹措置可以固守已有明效必能上寛西顧之憂今士夫之論以謂一棄德順則敵復收三路兵粮

而窺蜀口之路愈多矣自德順至仙人關下皆平慢土坡見盡耕種而路皆方軌敵兵可以長驅當甲寅之春敵至仙人關才住十二日而成都之民已犇逃山谷不能一日安居往事尚可鑒也數年以來吾所以有階成西和州恃南北之要約爾今兩界堠在秦州之皁郊平川中無一水一阜之可憑有目者皆可見也臣比者親行此數郡見士夫之論誠為不誣若朝廷必欲棄新復之地臣嘗具申乞別選官付以此事臣決不敢賣國為

苟容之計念自陛下嗣位未嘗得一望清光遽蒙睿慈察臣孤忠不肯徇大臣意賜以庇覆生全之恩尚付以夔之方面感極涕零愈當誓死以報方其觧去不敢緘默為一身謀伏惟陛下聖明録臣萬里惓惓不勝大幸

允文奏論秦隴軍馬錢粮不可棄新復之地上言曰臣竊嘗考諸葛亮用蜀之日每歲出師皆以粮餉不繼不能大有所為遺恨百世者以不得秦隴之地也亮之兵一出散關而渭南千里無仰給之粮方且課軍民雜耕

為持久計今春吴璘至大蟲嶺亦以糧食而退古今尚
一轍也亮之兵一出祁山其所築營堡在今西和州之
北平川中二十餘里既無險可恃又無糧可因而欲以
木牛流馬之運取給於蜀之内郡其不能成功無足怪
也今天下欲為恢復之圖臣以為從秦隴一帶而進蓋
得兵得馬得粮盡古人之所不足者而兼之今吴璘議
更戍為長久之計其守德順之規摹如守殺金平若繕
修蒐集於年歲之間必可以大舉無疑陛下先日賜璘

手札有云新復之地一有差䟦則敵勢益張邉事未有寧日羣士夫一辭賛嘆以為大哉王言明見於萬里之外而出衆人智慮之表今咸頋陛下守之以一銙以手札諭璘凡德順蜀口之守俾璘得以自擇而責其成功則璘必能以身任陛下之責日夜圖所以報者臣福薄才短當遠使之初自知危殆陛辭太上皇帝之日奏云臣之此行謗書不止於三篋臣不意今日保全生成之恩乃遽出於陛下二聖合德自然同符臣子寸心如何

可報用敢鋻布腹心少致其感天荷聖之誠而實非敢
與論事者較是非也身在萬里不啻累卵之危惟陛下
憐其愚忠豈任幸甚
允文奏陝西事宜狀曰臣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
後三次據利州西路都統司及鳳州一帶屯戍主兵官
發下所司緊要文狀稱敵人集於秦隴鳳翔之間積粟
既多已一兩次打圍聲言以重兵犯西和州分兵從小
路入寇皂郊榷場亦有禁閉客旅文榜兵將官多言敵

有前件情狀舊以為舉事之候即具急奏上瀆聰聞因而張皇遠近震恐臣雖書生至愚至闇竊料敵兵必不輕動止緣去年泗上敵使坐索俘囚陛下神筭所運敵已奪氣只如陜西之敵已紛擾數月金銀木牌相屬於道凡增兵積粮增築堡塞為自防之計蓋不得不如此其張為先聲亦欲吾境內自相紛擾爾況今已入春時敵之事力未充和好之利必不肯輕失決無可憂者又臣自到蜀如西和成鳳極邉闊遠平夷守臣之病廢者

既采衆議易以良將次遷統制統領官之老或病者亦行銓量選有謀略驍勇之人代之又點揀之後入隊皆少壯之兵臣支撥令射小貼子錢分授都統司以激勵入教諸軍臣在利州又於小貼子内造一兩金錢分日令逐將弓弩手爭射初無射中者踰月之後諸軍人自精習近日逐將各有三四箭中金貼子者小人嗜利不待督責咨摭皆有必爭敢戰之意而兵氣作矣又忠義歸正人以數萬計累年在疑忌棄置中懷不自安豈免

怨望若盡行收拾則事力有未能遽辨但擇有材武知名敵中置臣左右爲帳前提舉一行事務之類士大夫以其反側難保多爲臣危之不知臣示以不疑而反側者自定也況憔悴憂危之人方惴惴度日臣一旦信而用之有請給以養其家有厚賞以固其志亦必肯爲臣出死力矣敵如不動誠爲敵之福使天奪其魄敢爲禍首則以正兵當其前與之相持從間道分遣忠義首領潛入敵地各連其黨潰敵腹心當有必勝之機可乘而

用反側之効可見也臣今約諸將靜以待之萬一敵用狂謀出於不測一犯吾境臣即日引道身臨邊衝糾率三軍願以一死少答陛下天地莫報之施臣已擺布馬遞傳送探報約成鳳西和至利州不過兩日夜可至決不致少失機會臣既籌今日之敵止是虛聲尚慮諸軍探報或有違天聽者急具此奏乞陛下特寬西顧之憂天日至明察臣肝膽不勝臣子之幸

允文論敵政衰亡宜益自治上奏曰臣先日伏蒙聖恩

特遣中使以姚憲等奏劄宣示令臣留看今日降出敵庭報書其辭意繆悠神人共憤凡曰臣子義當如何臣之至愚獨願陛下外示優容内益自治而已無令機會卒至而我有未備不足之歎則事可以萬全臣嘗詢之有識之士謂今敵政衰矣敵之亡證具矣而惟我之所謂未備不足者非兵與財也古之議師一起附我者皆兵應我用者皆財也然非大有為之君堅誠念隆德本上順天意下固人心則無以為恢復之體又非定規摹

一議論嚴兵律立主威則無以為恢復之用惟體用備而大統可集也老臣病悴闇昏豈能知當世務姑因識者之言效其卷卷之忠而已惟陛下方經營之始未順動之前日新而不倦焉天下幸甚

允文又奏曰臣於今月初五日奏敵帥留胡昉等敵騎數入我境内嘗妄論其必不敢深入今寇退果七八日矣據諸處探報雖云增兵運粮於襄郟間比來寖多其不能深入終恐不出臣所料也臣自去年秋到襄陽守

邉之規摹既定惟鎮之以静諸軍各安其屯飽食安眠以習熟事藝為樂敵兵數犯境撾鼓發喊至于三四亦未甞輕為之動視去年春調發盖免四萬餘兵奔走出入而兩路減餽運之夫亦以三萬餘計臣區區之意謂敵情既得則當以静困之彼動而我不為之增兵彼去而我不為之撤備外示以不可測之勢内得以安全吾兵民之力使之常有餘以待一旦之用庶幾兵氣振而民心不恐不離自古萬全之舉有在於此也今仰憑陛

下道德安強之威春事已畢防秋將戒嚴而臣之所自憂者衰病日加聰明日塞負聖恩而妨賢路速大譴於盛明之時夙夜危懼有不能自已者伏乞睿照

知建康府洪遵論采石水軍劄子曰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聖人筆之以為天下後世戒其可忽諸臣竊惟南方以水為險所恃以立國者長江爾中興以來以兩淮為藩籬以長江為門戶我之所必防而敵之所必窺者曰京口曰采石曰九江曰鄂渚就數處中惟采

石為要且重何則湍流雖猛而江面實狹所以北方每每覘覦而僥倖也跡之前事隋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縛其醉卒而陳弗之覺五季時樊若水引繩絶江請造浮梁以濟師我太祖皇帝用其策而下池陽金人入寇也而采石受敵最力幾為不可禦之憂臣待罪當塗屢至江上目閲而心計之竊謂守長江之策全藉可信之人與禦敵之器爾天祐我宋而吳蜀為一無王濬樓船之虞萬一北人習熟水戰是長江之險與我共之得不

為之寒心哉今采石所屯其人其器未為盡善公占破
而私役使以為當然夫不專其任又烏能責其所習哉
舳艫尾銜鱗次江滸徒為觀美而已異時差官閱視不
過朱艭其外耳甚者釘斷板缺輪軸刓敝舉而置之觝
觸決驟之地是能保其必勝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
旨遴選裨校之良者專一董統其衆時張水嬉自為一
軍無令他屬間遣信臣按試重加賞罰而殿最之器用
精而徒卒專使奮躍淬礪常若寇至誠為今日先務

王之望論兩淮鎮戍要害上奏曰臣伏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備錢端禮奏内稱昨來敵人累次侵犯皆自西路入寇盖濠壽之地徑捷而糧船多自清河以入滁令西路部分要害已得其宜若嚴切固守無致侵犯東路滁州一帶最為上策設若透漏奔衝則郭振全軍與西路軍馬夾擊甚為利便及令劉寶郭振互相照應臨機制勝遇有兩路連接事機星火關報協力一心無致差誤奉聖旨劄與淮西宣諭司臣覶錢端禮所陳甚合事宜

契勘兩淮屏蔽大江利害一體尤不可以東西分朝廷既差兩宣諭遂有界限勢使然也且如以前宣撫都督通管兩路則如何分得東西淮南形勢淮水殊不足恃而大江狹處最是采石敵人每來由巢縣和州一帶徑至江上最為要害其次方到六合揚州盖江道闊而路稍背也今西路措置修石湖亭昭關等處關隘使敵不得至采石則是兩淮最要害處西路已獨當之矣其餘光黄桐城等處孔道甚多皆須隄備六合雖隷淮東而

地鄰西路臣所以欲兩路相關措置設有緩急自合兩路相應此事臣與錢端禮所言一同乃今日措置兩淮之上策也若要固守濠壽等州使敵不犯滁州一帶則必無是理臣前奏廬壽光州決不可守濠州若敵大入亦須保横澗山而兩路中間接近去處即合相關措置盖緩急分東西不得敵奔衝東路六合必須西路夾擊若欲固守濠壽使不犯東路滁州則西路亦豈能獨任其責滁州不可守也滁州之不可守而守六合則壽濠

之地其可責西路之保守使敵不透漏乎今東路劉寶一軍把遏水道外殿前一軍人數甚衆將來屯在揚州郭振軍在六合所以備此一帶平闊然不過一二百里之間而西路疆界闊遠邉面千里地平如掌又無城池之固若不據險不知用幾人雖有大衆終不足以當敵人之騎兵見今張守忠一軍屯巢縣與時俊保石湖嶺王彦屯和州保犢口昭關戚方屯桐城保壮峽諸關敵兵不犯去處方可抽那應援假令敵人分兵一犯西路

昭關一犯東路六合則各處僅能自保而已此所以備禦之不可不嚴也故臣曰西路當據諸山之險以控其兵鋒東路當扼清河之口以斷其糧道淮西若不扼諸山之險而守濠壽以蔽障滁州此乃劉錡王權輩前車之覆轍也若西路敗於濠壽之間則將何兵馬與東路夾擊於六合乎西路既敗非徒無可以應援東路而東路六合揚州之衆亦恐不復能枝梧矣若吾據關守險非徒可以自保其處敵知吾有備亦未必便敢深入使

其送死則吾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正墮吾計中可以得志故臣以謂今日措置兩淮之上策無以加此臣與錢端禮所論大抵相同只恐淮東指準淮西固守濠壽欲其不犯滁州將來却成相誤臣愚欲望聖慈預戒兩路諸帥遇有侵犯兩路相近要害去處互相策應不得坐觀成敗臨時朝廷更嚴賜指揮蓋此非兩宣諭之力所能獨辦也仍乞降臣此劄行下照會庶幾不致疑誤

之望又上言曰臣今月初五日戌時準御前金字牌降

到三省樞密院關臣僚劄子奏伏見敵人侵軼淮甸其意止欲復得四郡而已緣在我者首尾應接不得要領遂至無所忌憚目今淮甸所屯王師無慮二十餘萬不為不多矣但星分碁布不相襟帶相望有在數百里外者所以人人但覺彼衆我寡既不敢奮然獨進又不能批亢擣虚日引月長徒為身謀竟不能成尺寸之功致敵騎益無畏懼徐徐南嚮而不已者正以此耳臣愚欲望朝廷特於將帥之任不間疎遠采聽衆議精加審擇

而易置之且留戚方於桐城時俊於巢縣以備敵人分兵乘虛之衝其餘兵帥盡行會合以臨敵人重兵之所更遣辯說之士持捭闔之說直造其師以揺其腹心儻為此舉將不待交鋒彼必稽顙辯說既行彼必少懈出奇掩襲彼必奔潰縱之擒之此萬舉萬全之策候勑旨

閏十一月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臣僚所論委見今日利病可令楊存中王某疾速從長措置施行臣契勘自敵人入寇奪城殺將無不如志我惟謹守而略未

有以侵害之故少即三二十人多即數百人公肆出没無所忌憚使我不知所備坐以自困非持久之道也臣愚欲下諸大帥各於所部選擇材武膽勇有方略統制統領將官一二十員不得以人情冒濫每人各與錢一二萬或數千緡不以是何部曲募驍鋭少壯兵校一二千人或數百人出奇擇利分頭迭出翦其游軍晝攻夜刼擾其營寨可進即進不責其必往如此則敵備者多小隊不復敢出無虜掠之利失樵蘇之便其勢必窘不

容久留當有可乘之隙若遇大敵則以為軍鋒有功者
優其賞擢不過費三五十萬緡而軍聲大振矣鼓作士
氣變怯為勇無以加此如蒙聖慈以為可采乞速降指
揮施行仍乞撥樁錢一百萬貫以專充此用要使諸軍
知不徒為文具庶幾人有奮心

趙汝愚論邊防上奏曰臣仰惟陛下以英睿不世出之
資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朝謀夕計留意邊防宗社幸
甚然臣竊觀今日規模大槩盖是循用渡江一時權宜

之制而實非祖宗累聖固守之法惟守備既非素定則勝負決於臨時臣實憂之而願獻其狂愚之說臣伏覩自古用兵正如弈者之弈其法不過以多算勝少算而已祖宗西北邊面凡所用之人所守之地所養之兵累聖講畫成法具備自近及遠節節皆有次第如極邊要害去處則有堡寨其次有城守堡寨則有廵檢有寨主城守則有守將三路有大帥如韓琦范仲淹輩皆極天下之選其所辟寮佐如田況孫沔尹洙張方平輩亦無

非一時名士故士大夫皆習知邊鄙閒事其後往往盡
為時用其兵健則有本城禁軍廂軍有堡寨土兵有蕃
漢部落有義勇弓箭手自足以為鎮守之備甚不得已
則時出禁旅以助之盖未嘗以舉國之師而决於一戰
也故百餘年内外無事中間如李元昊父子桀黠兇狡
其志非不欲窺伺中國雖屢戰屢勝而卒不能得吾尺
寸之地者邊備素嚴故也今自西徂東邊防數千里所
在空虛朝廷所置帥守所養兵士秪與内郡無異姑先

以两淮論之緩急之際所恃以為禦敵之計者不過以建康之師守淮西鎮江之師守淮東而已此正臣前所謂渡江權宜之計而非祖宗固守之法者也方太上渡江時長淮赤地千里蓋無藩籬之衛當時所恃以禦敵者張韓劉岳數大將而已故一時權宜之計不容不出於此今國家中興六十年南北之勢既分沿淮之地皆為極塞敵人猶且墾闢田土暗增戍卒以為我備然則朝廷安可不講明舊制而為固守之計耶且建康鎮江

之師家屬皆在江南若不深察其情而驅之於並邊之地前有彊敵後無繼援勝負之命如爭一擲臣恐矢未及發而已有保固妻子之心矣辛巳之役王權以數萬衆在合淝不戰而渡江甲申之役劉寶亦以數萬衆在楚州不戰而退保此蓋前日之明驗也陛下視今日諸將孰能用衆如王權劉寶者乎不以此時預為規畫誠恐長淮千里非復國家所有而唇亡齒寒將不可以為國矣此臣所以日夜私憂過計不能自已者也伏願陛

下講明祖宗累聖之法於邉防要地崇建帥府增置土兵漸葺諸城遴選守將假以歲月使之優游暇裕積穀訓師陰為備禦之計而勿使敵人知之一旦有事則使守將與土兵當其前而主帥與大軍繼其後俾敵人望吾之境愈進而愈難則陛下以守則固以戰則克進可以復祖宗之境土退可以保大宋之基業矣

汝愚乞嚴戒沿邉官吏禁戢邉民生事疏曰臣近據金州都統司及金州上津縣申自正月初四日以後有京

西路鄧鄉縣及利州路上津縣沿邊人户將帶老小驚移不知其意續據探報有州界人馬深入鄧鄉縣界約十餘里驅掠税户鮮成張四龐博張博等家口前去未知的實或傳是京西路邊民爭理地界或傳是均房州有人入州界行刼是致州界遣人搜捕臣各據逐處申到事狀備録申樞密院訖臣契勘得所爭地界係屬京西路不隸州界外惟是盜賊一事深繫利害輙有管見合具奏陳臣伏見從前州界如理索歸正人等州縣自

合只循舊例巡邏回報外至於本界無賴之人擅入州界為盜作過生事即與前項歸正人等事體不同或遇州界移文其間若有贓證明白者州縣自合酌量事體輕重物色追究依法行遣庶幾邊頭無賴之人各知畏懼不敢越界生事州界之人若聞得本朝曾為如此行遣亦自心服臣訪聞得沿邊官吏多務蔽藏雖明知有累經作過之人亦不敢舉覺窮治或者吏人受賂肆為囊槖無所忌憚又有不識事體之人互爭勝負務相報

復以彊取勝却致州界之人或以巡綽為名或以搜捕為說擅入本界驅掠人口而州縣官吏隱諱不言上司既不問知其人無由理索竊恐馴致釁隙事關邊境不可不防本司昨累承州界移文根究盜賊事或將作過徒伴押回本界臣即時酌量輕重移諭本處官吏盡情追究依法行遣如或因採樵誤入州界或被北界人自因鬭隙驅虜前去本非為盜者候見得着實情節即已備牒州界官司照會去訖如蒙聖明見得本司前項行

遣別無違礙伏乞特降指揮嚴戒沿邊官吏禁戢邊民不得越界生事如有違犯約束之人仰州縣官常行覺察如法根治重作行遣臣聞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況夫邊境之間尤宜務存大體臣近據邊報北界偽主已殂其孫嗣立從此事體恐有更張臣愚伏願陛下遠法文王遵養時晦近同勾踐嘗膽會稽厚禮卑辭不憚屈己使彼君臣偃然肆志不復以我為懼然後徐觀其變起而圖之是陛下能屈於一時而獲伸於萬世也惟陛下

留神幸甚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衛卒戍荆州劄子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軫念上游既以荆州付之劉錡而又倚信聽從無一不至伏覩比來詔旨為錡而下數踰二十如嚴制節備官屬須緡錢增鎧仗之類是已顧中外之論猶謂錡之所急寔在兵少欲出衛卒往戍錡所夫自吳至荆州山川阻遠調發數千與其孥俱則是數萬不惟經行煩擾亦非所以外示安靖也臣愚竊欲效計以謂取之於

遠不若取之於近所謂夔路是也今諸路將兵往往有名無實臣嘗詢之惟蜀為盛成都萬人潼川六千夔路四千夔之去荆道路無幾若以夔兵二千益荆州轉潼川之卒以補夔闕而下成都之甲如夔之數戍潼川或歲時踐更或一定不易如是則内無遷徙之為勞外無疑間之可開周旋几席之上而形勝之强成矣議者必曰夔當蜀後夔守虚則蜀以危臣謂不然自荆入蜀取道峽中地勢險絶人必魚貫而進荆在平衍之地據吴

蜀之衝使荆果強則孰敢踰荆而窺蜀是夔雖有兵寘於無用之地徙之於荆則上可經蜀下控沔鄂蜀既無慮而上游亦固一動兩得有利無害伏惟陛下留神財幸

辛棄疾論阻江為險須藉兩淮上疏曰臣竊惟自中興以來駐蹕臨安阻江為險然江之為險須藉兩淮自古南北分離之際蓋未有無淮而能保江者然則兩淮形勢在今日豈不重哉臣仰惟陛下垂意邉防規恢遠略

沈幾先物慮無遺策然臣偶有管見慮之甚熟誠恐有補萬一唯陛下寛聽盖兩淮緜地千里勢如張弓若敵騎南來東趨揚楚西走和廬蔪吾兵無以斷隔其中則彼東西往來其路徑直如走弦上蕩然無慮若吾兵斷隔其中則彼淮東之兵不能救淮西而淮西之兵亦不能應淮東設使勢窮力蹙之際復由淮壯而來則走弓之背其路迂遠懸隔千里勢不相及入吾重地兵分為二其敗可立而待古之為兵者謂其勢如常山之蛇擊

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然後其兵立於不敗之地今以兩淮地形言之則淮東為首而淮西為尾淮之中則其身也斷其身則首尾不能救明矣三國之時吳人以丸梁堰為身築壘而守之而魏終不能勝吳者吳保其身而魏徒能擊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時南唐憂周師之來盖嘗求吳人故迹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猶遣皇甫暉姚鳯以精兵十五萬扼定遠縣負清流關而守世宗亦以藝祖皇帝神武之兵

當之敵騎之來也常先以精騎由濠梁破滁州然後淮東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唯滁之兵為最後由此觀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壮兵之攻淮未嘗不先以精兵斷其中也況今敵人之勢一犯吾境其所以忌我者非戰也忌吾有兵以出其後耳一出其後則淮壮之民必亂而淮壮之城亦可乘間而取如向之海泗唐鄧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揚於東城廬城和於西金湯屹然所以為守者具矣然臣以謂两淮之中猶未有積甲儲粟形

格勢禁可以截然分斷敵人首尾之處以臣愚見當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為三大鎮擇沈鷙有謀文武兼具之人假以歲月寛其繩墨以守之而居中者得節制東西二鎮緩急之際敵攻淮東中鎮救之而西鎮出兵淮北臨陳蔡以撓之敵攻淮西中鎮救之而東鎮出兵淮北臨海泗以撓之敵攻中鎮則建康悉兵以救之而東西鎮俱出兵淮北以撓之東西鎮俱受兵則彼兵分力寡中鎮悉兵淮北臨宿亳以撓之此蘇秦教六國之所

以為守而秦人聞之所以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也比之紛紛紜紜自戰其地者利害不侔矣如臣言可採乞下兩府大臣并知兵將帥詳議建立三鎮去處措置施行棄疾又上疏曰臣聞事不前定不可以應猝兵不預謀不可以制勝臣謂兩淮裂為三鎮形格勢禁足以待敵矣然守城必以兵養兵必以民使萬人為兵立於城上閉門拒守財用之所資給衣食之所辦具其下非有萬家不能供也往時敵人南寇兩淮之民常望風奔走流

離道路無所歸宿饑寒困苦不兵而死者十之四五臣以謂兩淮民雖稀少分則不足聚則有餘若使每州為城每城為守則民分勢寡力有不給苟斂而聚之於三鎮則其民將不勝其多矣竊計兩淮戶口不減二十萬聚之使來法當半至猶不減十萬以十萬戶之民供十萬之兵全力以守三鎮敵雖善攻自非掃境而來烏能以歲月扳三鎮哉況三鎮之勢左提右挈横連縱出且戰且守以制其後臣以謂雖有烏珠之智傾國之力亦

將無如之何況其下者乎故臣願陛下分淮南為三鎮預分郡縣戶口以隸之無事之時使各居其土營治生業無異平日緩急之際令三鎮之將各檄所部州縣管拘本土民兵戶口赴本鎮保守老弱妻子牛畜資糧聚之城內其丁壯則授以器甲令於本鎮附近險要去處分據寨柵與敵騎互相出沒彼進吾退彼退吾進不與之戰務在奪其心而耗其氣而大兵堂堂整全力以伺其後有餘則戰不足則守敵雖勁亦不能為吾患矣

且使兩淮之民倉卒之際不致流離奔竄徙轉從溝壑就斃而已也

棄疾又論荆襄上流為東南重地上疏曰臣竊觀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兩淮而絶江不敗則死由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荆襄上流為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雖然荆襄合而為一則上流重荆襄分而為二則上流輕上流輕重南北之所以為成敗也六朝之時資實居揚州兵甲居上流由襄陽以南江州以西水陸交錯

壤地千里屬之荆州皆上流也故形勢不分而兵力全不事鄰敵而國勢安其後荆襄分而梁以亡是不可不知也今日上流之備亦甚固矣臣獨以為緩急之際猶泛泛然未有任陛下之責者臣試言之假設敵以萬騎由襄陽南下衝突上流吾軍倉卒不支陛下將責之誰耶責襄陽軍師則曰敵以萬騎衝突臣以步兵七千當之（襄陽戍兵入隊可戰之人猶未滿此數）大軍在鄂聲援不及臣欲力戰衆寡不敵是非臣之罪也責鄂諸軍則曰臣朝聞警夕

就道卷甲而趨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陽不支矣是非臣之罪也責襄陽守臣則曰臣守臣也知守城而已軍則有帥戰而不支敵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責荆南守臣則曰荆與襄兩路道里相去甚遠襄陽之不支敵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彼人人者以是辭來朝廷固無辭以罪之也然則上流之重果誰任其責乎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陽諸郡合荆南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荆襄之責自江

以南取辰沅靖澧常徳合鄂州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上屬江陵下連江州樓艦相望東西聯亘可前可後專任鄂渚之責屬任既專守備自固緩急之際彼且無辭以逃責如此上流之勢固不重哉外不失兩路之名内可以為上流之重陛下何憚而不為雖然臣聞之天下之勢有離合合必離離必合一離一合豈亦天地消息之運乎周之離也周不能合秦為驅除漢為合之漢之離也漢不能合魏為驅除晉故合之晉之離也晉

不能合隋為驅除唐故合之唐之離也唐不能合五季
驅除吾宋合之然則已離者不必合豈非盛衰相乘萬
物必然之理乎厥今敵人物彩地大德不足力有餘過
盛必衰一失其御必將豪傑並起四分五裂然後有英
雄者出鞭笞天下號令海内為之驅除當此之時豈非
天下方離方合之際乎以古準今盛衰相乘物理變化
聖人處之豈非慄慄危懼不敢自暇之時乎故臣敢以
私憂過計之切願陛下安居慮危任賢使能修車馬備

器械使國家屹然有金湯萬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王十朋代人上疏曰臣聞居家者必謹藩籬置皂隷以為寇盜之防建國者必保山海之險選岳牧之臣以禦外敵憑陵之患今朝廷以江淮為蔽障以守帥為長城江淮守臣比他處為尤重宜於文武臣中擇其材勇智略可為爪牙者付之陛下親加敦遣勉以忠義資之以粮假之以兵俾其守死勿去則我有所恃而不恐敵有

所憚而不敢窺苟非其人則必為敵所輕誤事非少除授之際尤不可不謹又川蜀之地去朝廷最遠尤為敵所窺伺緩急之際勢必不能相應在兵法有攻東南備西北者敵情難測深恐虛聲在此而屬意在彼臣以為宜增重四川帥臣之權俾其便宜從事遇臨機應敵之際不必請而後行仍選大將屯重兵于外以為急難之援如是則陛下可以寬西顧之憂矣

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論文州邉事劄子

曰臣伏見四蜀沿邊蠻夷自政和以前雖時有侵犯邊境當時朝廷鮮曾容貸旋即舉兵問罪固未必皆有大功然夷人終是畏憚不敢無時輕發比年以來如成都府路嘉黎雅三州等處屢有邊事時議以外備大敵姑務含忍又以方市戰馬不欲阻絶夷人狃習謂中國終不能報復來則有虜掠之利退則無追躡之憂甚者反得犒賞財物過於未叛之時是以泰然無所顧忌蜀之諸邊盖未嘗得數歲無事邇者利州西路文州界内有

蕃部侵犯寨堡殺掠人兵訪聞常年如此官司每是隱忍蔽覆終於和斷而已契勘今來作過蕃部據邊吏張皇闗申其衆亦不過三四百人初無雄傑酋長為之謀又無堅甲利兵為之用國家屯戍大軍密邇其處蕞爾小蕃乃敢跳踉如此者政以習見近事故也若不惜暫勞小費併力討蕩期於不貸則豈獨文州蕃戎讋懼其他種落自此懲創知中國不可輕犯此西陲數十年安静之長筭也臣已榜下文州止告諭非作過蕃部且許

自通貿易以鮮散其締結又聞蕃寇之來稍不得利即依林箐以自固官軍深入易落姦便臣亦已行下乘風焚山嚴兵清野徐用鄉道擣其巢穴惟是議者或以為文州係買馬地分恐不即和斷或至阻隔臣再三詢究茶馬司所買馬數文州不當十之一二又其品凡下非宕昌比兼今來作過主首止是一族雖加攻討自不妨餘族互市政使緣此而所買馬數少減於常年權遏防利害之重輕亦恐自有先後緩急之序或又謂朝廷方

以備壯敵為急此等辭脐合且姑息臣竊謂不然大敵未平尤當先除腹心之患諸葛亮豈一日忘中原哉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以定南中者蓋出此也不然方今關外寧肅而蠻夷敢擾動如此使岐雍有警則此等窺伺侵寇將何所不至臣暫此攝事實有不敢以苟紓歲月為心而妄為西土晝息肩之策若萬分有一偶合睿指欲乞出自聖斷更賜行下興州都統制吳挺廣設方略討蕩施行其措置催督之類臣雖庸虛不敢不任其

責所有文州數百匹之馬或不及歲額亦乞暫寘度外俟邉防安靜不患馬額之不復臣區區狂率干犯天威伏地戰越

陸游上奏曰臣聞天下有無窮之變而有必然之理惟默觀隂察能得其理則事變之來雖千態萬狀可以坐制而無虞矣天下之變最幽眇倉卒不可測知者莫如雷霆鬼物然雷霆冬伏而春作鬼物晝隱而夜見則其理之必然有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朝廷內無權家世

臣外無强藩悍將所慮之變惟一金人蓋在彼也譎詐反覆雖其族類有不能測而臣竊以謂是亦有可必知者夫何故寛猛之相繼如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自金人起釁以來靖康建炎之間兵連禍結則有紹興之和通和既久則有辛巳之寇寇而敗亡則又有隆興之和今邉陲晏然枹鼓不作逾二十年與紹興通和之歲月略相若矣不知此敵終守和約至數十百年而終不變耶將如晝夜寒暑必相代也且敵之為國也以分

則不肅以恩則不親惟制之以力刼之以威則粗能少定今力憊勢削有亂而已其亂不起於骨肉相殘則起於權臣專命又不然則姦雄襲而取之耳三者有一焉反敵酋之政以悅其國人且何為哉雖陛下聰明英睿自有所處然臣竊觀士大夫之私論則往往幸敵之懦以為安不知通和已二十餘年如歲且秋矣而謂衣裘為不必備豈不殆哉大抵邊境之備方無事時觀之事事常若有餘一旦有變乃知不足伏望陛下與腹心之

臣力圖大計宵旰弗怠繕修兵備搜拔人才明號令信
賞罰常如羽書狎至兵鋒已交之日使敵果有變大則
掃清燕代復列聖之讎次則平定河洛慰父老之望豈
可復如辛巳倉卒之際斂兵保江凛然更以宗社為憂
耶臣世食君祿且蒙陛下省錄姓名已二十餘年念無
以報天地父母之大恩故其陳於陛下者惟懼不盡而
不知狂愚之為大罪也

乾道中猺蠻為亂吏匿不以聞儒林郎李大性上言比

年猺蠻為亂邉吏慮妨賞格往往匿不以聞遂致猖獗使一方民命寄於猺人之手誠可哀憫近如梁年等寇沅州刼墟市殺戮齊民州縣告急於兩月之後比調官軍討捕俘降其賊而人之被害已酷矣宜戒州縣或遇猺人竊發晝時以聞違者論罪仍命監司帥臣常加覺察庶幾先事備禦俾猺人亦知畏懼不致侵軼以傷吾民也

七年前知辰州章才邵上言辰之諸蠻與羈縻保静南

謂永順三州接壤其蠻酋歲貢溪布利於回賜頗覺馴伏盧溪諸蠻以靖康多故縣無守禦犵狑乘隙焚劫後徙縣治於沅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仕羅龔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頃為猺蠻侵掠民皆轉徙而田野荒穢會守倅無遠慮乃以其田給靖州犵狑楊姓者俾佃作而課其租所獲甚微楊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二州水陸之衝一有蠻隙則為害不細臣謂宜預為之備靖康前辰州每歲蒙朝

廷賜錢七萬貫細絹布共八千一百匹綿一萬七千兩是時本州廂禁軍一千四百餘人沿邊一十六砦土兵六百餘人皆可贍給其後中外多故今歲賜止得一萬二千緡而本州財復匱乏無以充召募之費禁軍止二百一十餘人諸砦土兵止一百五人甚至砦官有全無一兵而徒存虛名者其於邊防豈可不為深慮若歲增給民錢一萬俾本州募强壯禁軍或効用二百人分屯盧溪等處以防諸蠻庶使邊患永消可免異時調遣之

費書奏詔湖北帥臣詳議以聞

八年知貴州陳義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時居蠻夷腹心民不服役田不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爲重湖二廣保障實南服之要區也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蠻獠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當重守臣之選崇寧初戍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於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百人以備屯戍其凶悍者以州郡不能制遂慢守臣反通猺蠻以撓編民州郡非白主帥不敢治比得報

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為用臣以為宜聽守臣節制便帝嘉其言

十年四月全州上言本州密邇溪峒邉民本非姦惡其始朝廷禁法非不嚴密監司州郡非不奉行特以平居失於防閑故馴致其亂又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靜江興安之大通靈武岡軍之新寧盆溪及八十里山永州之東安皆可以徑達溪峒其地綿亘郡邑非一州得專約束故游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旅之避征稅者盜賊

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萃為淵藪交相鼓扇深為邊患如武岡楊再興桂陽陳峒相繼為亂實原於此為今計者宜徙閑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湖南北廣西帥憲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也

李椿奏邊備利害狀曰臣竊見朝士大夫每歲敵使欲來未至之際則皆憂其變故及至敵使既還則以謂一歲無事便作安享逸樂國家久遠之計不復關心直待

明年秋冬之交方知憂慮曰復一日歲復一歲更無一定之論天下之勢益就委靡不振臣實痛之且如淮甸守備之計臣嘗具奏乞堅守之地四處臣今至江上詢訪利害無過於前奏者敵或渝盟四處固守決不敢至江上雖至江上亦不敢住盖兵行以粮草為重敵騎雖多而知巢湖東關等處據險粮草必不敢行兵馬闕食不待戰而必走無疑矣李陵之言曰步馬之勢固自懸絶今諸軍馬少全仰步兵敵則盡馬勢固不同加以衆

寡不等平原淺草勝負難量若圖全勝之計惟守而已守備已堅自生勇志見利然後可以圖戰若輕用僥倖萬一之勝是棄其兵也如葉義問之用劉汜是也足以為戒矣且吾之所長以水為固必在於舟楫兵乘船艦利則登岸否則據水無令敵人有船則是萬全之計此守四處之大槩敵所恃者衆與騎耳我若必以騎圖勝萬無是理當思有以制其騎斯可矣臣嘗見諸所以禦敵騎者多用拒馬二人共舉其一手不能别執兵器所

以拒敵比車之為用不相侔矣臣又見兵官陳敏造車數樣皆不適用韓世忠造鍛鏉車以衡郭振止用商旅羊頭車許贇造車亦相類而稍華歸正人徐清三等車樣向來必曾進呈而宋武用車四千乘以布為幕下山東滅慕容超又用大槌發短矛於車上以數千人破元魏數萬騎於河壯馬隆用偏箱車以數千人救西州虜不能近以是言之車之為用可以禦馬明矣臣謂宜委曉事兵將官討論戰車之製試閱以為制馬之具則軍

勢必振然則車戰之圖尚俟守備堅固之後堅固之圖必用我之所長水戰為上水戰利害臣謹别具劄子奏陳臣願陛下於閒暇之時責宰執大臣與侍從之官朝夕講究圖治之道上下一心共執定論措宗社於磐石不致事至而憂天下幸甚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六